# 讀左補義

# 讀左補義卷二十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 參
男 埭 垣 校

## 襄公二

經 乙未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征〕解惆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非禁而成之〔林〕解見季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為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鄬鄭地。于軌反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故不書弑如會會于鄵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鄵鄭地○僖公弑躁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懷懸公嘉立 七報反 自是凡會同無陳

襄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經蓋郯晉晉于魯而出絕用是不通于魯今而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杜解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 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疏云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據此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孟獻子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異稱獻子二文必有一誤禘猶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知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真

卜郊止于三月故三卜非失禮○而四月始卜○則失禮也○公

之不能敬天勤民自在言外

南遺爲費邑季氏宰。叔仲昭伯叔仲惠伯之孫爲隧正主役徒疏云五縣爲隧則隧正當周禮之遂人也掌該遂之政令徒役出請逆之民欲譽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遂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叔仲惠伯不附襄仲行父。身死馬矢之中。昭伯乃求媚季氏。固非繩武之孫。行父相三君無私積。宿乃首城其私邑。又豈象賢之子。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爲公族大夫有廢疾

合德正直三者以勝仁字止不徒煦煦之仁也無忌之讓篤於韓起韓云友道盛亨事君

即以仁字收

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豈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以妄行疏云詩國風穆子引之言并其才不可以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穆子名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晉賢人游。而曰。好仁。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也恤民為德。靖共其位所以恤民正直為正。正己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為之師長

宣子未立無事可見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則稱許於君子。即是宣子之事實人徒知卿大夫重士。不知士之能重卿

委蛇者退從
之狀也人情
行將則經好
息以在此故
蹣跚偏至躐
階徹也進慢
安於做也容
然而字形容
歛妙言其入
蹴時步階時
受賀時一加
其狀眞時之
自得也說直
也順理之喻
衡橫也悍傲
之喻一子橫

大夫如此。其後韓起適齊，猶知易象春秋，或得力於田蘇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殺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過失而致有此不撫所）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順貌詩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公不順必委蛇自得之衛從順）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諸侯晉會鄬云）

屢師伐陳圍陳而不加兵於鄭者楚共君臣何嘗一日忘鄭陳爲之梗鄭不可得而圖也故圍陳者伐鄭之地失陳者鄭戴之基晉人欲救而終棄之此之謂不知務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子豐公子發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以說悼公方圖霸業何故受僞赴大抵伯者本心只在强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也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

三傳皆言弑而經書卒楚以瘧疾赴諸侯也斯時楚方圍陳則救陳當急乃濡滯不進遂至失陳鄭僖奔命竟爲鄬

弒聖人變文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益欲見諸侯其志可予也未出境而卒其卒有故也穀梁曰諸侯不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爲加之如會之上以如會卒也而晉聽其僞赴弒逆者不見討勤事者不見恤又何怪鄭之殺乎此韓厥授遼偃匄贊襄荀罃藏焉而初政遂不足觀木訥讀左不精便欲鳴鼓以攻傳異哉

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陳執政大夫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哀公弟往而執之孔疏于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入楚軍也楚人從之爲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鄵會所以不書數陳傳言以見公子黃所以弃楚二慶所殺

楚十月圍陳至十二月陳侯于圍城中出而告急于晉晉不即救也徒留陳侯會鄬以待諸侯之師以楚之强圍弱小之陳豈能遷延時日無怪陳侯之逃也胡傳歸罪陳侯而舍晉不問豈通論哉

陳蔡爲楚偪鄭之要路楚所必爭而二國賤楚者彼豈不知尊王之爲美哉以密邇于楚中原大國不足以庇之也自蔡衰屬于楚穆侯而後爲楚屬國齊桓創霸侵蔡伐楚蔡雖憒九合諸侯陳在而蔡不至也晉文溫及翟泉陳蔡皆與稱極盛焉襄靈而還蔡多從楚而陳則屬晉迨徵舒弒君晉不能討楚莊遂納二兇而陳之從楚者垂二十八年是失蔡又失陳矣悼公繼霸陳侯求蹈正服陳指蔡之機也蔡旣不至陳又逃歸自是

武按初閑發
其欲與鄭未
害誅人子駟
坐視殊不可
解

陳蔡皆爲楚用此霸功之歷世遞降者也

經 丙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在離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欲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在解晉悼復脩霸業故朝而專其多少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稱不告不書。辟婢亦反 逃 孫擊孫惡俱子狐之子出奔衛

僖公行事未見於傳。初不禮於子豐。復不禮於騑。騑遂弒

洞若觀人後此周旋晉楚無繼者之禍只見於此縣云小國好武功者有下下綵之患求命以衍大争之而鄭之亂以不了亦以

之雖以瘧赴而國之人無不知其爲弑也斯時知武子根究暴卒之故必有發之者駢誅而鄭服矣又何待三駕之師乃晉人不明大義視弑逆爲等閒而鄭之諸卿亦皆疾視其君父之死也羣公子方起意討賊賊臣先發而忠義誅夷哀哉

庚寅鄭子國子耳子良之子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以獲告不言敗准鄭人皆喜唯子產子國之子不順而不喜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駢立幼君以當國賊禍由己其侵蔡也內懼於心欲以媚

大爭之也

晉耳早爲子產殞破子國云國有正卿顯指子駟以止子產而言質禍　期時甚已得陳將次圖鄭靜以待之猶懼不免而遽興無名之師伐其與國以起兵端聖人之所惡也傳叙子產之言而義自見

五月甲辰晉于刑所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卓氏謂正悼公之謹嚴款衆也惟甯并會邾前備以晉侯會之令邾作與會是大夫得以會諸侯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捷也蔡大夫不書尊晉侯也

貢發敬曰齊桓官受方物亦是朝聘天子之數非自利之也晉以强力挾諸侯使職貢歸於已不知始自何年而諸侯有二王矣觀於子產爭承及文叔侯所謂職貢不乏玩

秋川加所由水

唐錫周曰此篇敍鄭人從楚叙一段謀先從也有他從楚從楚三……

好時至者其爲諸侯病久矣悼公辭諸侯而使大夫聽命嘗有不安於心者康侯方責諸侯之不覲會是明以諸侯爲晉庭宜享也豈可爲訓耶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而甚此則莒以兵滅鄫明矣孰謂其以子繼鄫耶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公移子蟜子游子蟜子展子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言河千年一清兆卜也云詢謀也多職主也競作羅作羅網之難成言既卜且謀多則無成功謀之多族民之多違猶民各有心多相違事滋也無成民急矣姑從楚

欲從楚也晉他用完守以老捨五字與一段以封御楚也晉他用謝從楚三字第四段第但貫從光也首他受盟于楚四字第五段晉貢職從楚也若他用則求于楚四字

晉君方明十六字直扶出悼公復伯之求

前三多字此一多字深斤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晉楚界上〔杜〕犧牲以為盟玉帛以請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前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僂楚不足貴）親我無成，（晉親佛）鄙我是欲，（楚欲因鄭為鄙逞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故云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子展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小雅）云：謀夫孔（甚也）多，是用不集。（就也言人欲為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

衆謀之弊惑在獨斷更不許他人參末議

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責，無適受其咎。）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補正〕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請從楚，騑（子駟名，芳非反）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鄭大夫）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衆〕鄭恃楚，不從晉命。）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補注〕索，取也。言盡取以行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舉也）兵于蔡？焚我郊（郭外曰郊）保，（守也）馮（迫也）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暇也）啓處以相救也。（啓，跪也。或云李巡曰：啓，小跪也。）翦（盡也）焉傾覆，無所控（引也）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猶人人也）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鄭伯）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

提出侵蔡見啓釁于楚君全因為晉

然稍退手一筆

攸欲字即欲
宋處倒欲字

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逆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

邢丘之役鄭來五歲幼君朝晉獻捷自以為大功晉必待以殊禮而晉人處之漠然也夫其君無禮於鄭猶手刃之何有於隣國即楚叛晉豈顧問哉襄二十二年子產云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此即鄭弒僖而簡公立也又云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於是有戲之役所謂無禮寡君者即無禮於鄭也此即邢丘獻捷之時皆補此傳所求備也夫是以決於從楚子展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盍與其意相忤益怨晉者深思援楚以拒晉而辭氣亢厲身任

注云以事實寫出款待兩對歡以承命敢不承命而知禮之智恰好與賦角弓相對

因摽梅生出草木臭味因所以生出彤[illegible]以

其答而不辭末復提出獲蔡獻捷以告晉見晉不爲功楚實爲怨歷叙已之愁痛窮困無所控告肇舉歸過於晉合從楚之外更無他策皆邢邱之不禮有以激之然也不然楚師逡遁必將速歸駢豈不賺然而待子展之諄復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詩召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遷逆無將武子賦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匄也先君守官之嗣

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也 君子以為知禮。形弓之義喪在晉君故范匃受之所謂知禮

宣子來聘其實請師而賦詩見志遜順自將武子答賦親如與味末以匡王室者似此交傚大散藥為晉悼欲志繼霸雖庸鄙如匃克自爲應如此

經 西丁九年春宋災。天火日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戲鄭地 楚子伐鄭。戲許宜反

傳 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使

使伯氏至奔火所一段是寫救火

使華閱至儆宮一段是寫備

伯氏宋大夫司里孔疏使伯氏司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救火也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古反綆古杏反備水器盆甖之屬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恐火起則從其所之巡丈城行也丈度也繕守備繕治也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之表使華臣具正徒華元子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屬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五縣為隧納郊保起郊內之人保守者令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華元子右師也討治也庀具也使其司具所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恐為火所燒必在于版號為刑器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恐致寇也甲兵以防非常也

二師巡祀盤庚一段是用以禳火
上云一段是敘作下一段晉淺論亦解敘祀講
問晉侯所以但傳之

兵器城藏于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 使西鉏吾 大宰 庀府守 府六官之典疏云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茲其事載之于書故使具官守 令司宮 奄臣 巷伯 寺人 儆宮 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 左右師也 令四鄉正 鄉大夫 敬享 祀也疏云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稱爲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其之者斯云舍人三郊三遂則曾立三鄉此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享禰祀奉神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疏云墉卻也祀盤庚不別吉往亦用馬也城以後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猶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凡天災有幣無牲凡馬祀盤庚皆非禮此祭非鄉正所爲文承二師令下亦是二師命之不言命者省文也 晉侯問于士弱 士渥濁之子莊子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指鄉先知也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 林歷古之火正掌火有功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心大火東方星也咮鶉火南方柳星也或以火正配食于大火之心宿或以火正配食于鶉火之柳星季春建

馬云從可知說到不可知作結乃翻進一步法以一句[illegible]斷[illegible]盡一[illegible]大旨[illegible]其作法亦新穎

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謂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於火是謂內火○咮竹又反出尺遂反內音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高辛氏之子○閼音遏居商邱傳曰遷閼伯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補正相土契之食孫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按杜云閱猶數也疏云數謂閒隙也禍敗則指火災言商人歷數火災之閒隙必始于火火謂大火鶉火也心爲大火柳爲鶉火案以心星有變必有火災是以日知天道之有憑也日知者非居變之日即知之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樂喜以司城當國預知火災占得之也其占法不傳救火之政分作三段皆未火之前號令官屬以爲備火之用此

鄭裨竈魯梓慎所不敢自信而宋人行之無疑故晉侯謂之知有天道非既火而後謀此數者也自殷至宋世掌其占未言有道見宋平君臣扶盟主奬王室人事周詳法制世守而子罕之救火條理秩然亦有道之一徵也左氏敘火三會鄭救之于臨時而此則備之于先事尤足異也

與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疏云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為占占九六之爻二易以不變為占占七八之爻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揲八不變之爻也云艮之八者史見艮五爻皆變謂當占其不變者杜氏雅用三易先儒多以為讖今據疏云周禮大卜雜三易之法此下文穆姜云是于周易晉薛公子重再筮得

薨於東宮下按始往二字便見歸然一別擬爾其辭

就隨作附也分說一長末二句析精頗作就已德說頗節與象相反

直云亦位而姣恩見恐甚亦非求出亡也

貞屯悔豫皆八其不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于過八之下別言周易如此過八非周易也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史以用易占變爻得隨卦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附因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孔疏易筮皆以變者爲占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若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史據周易故姜指言周易以折之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應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身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淫之別名戶交反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傳著眼在始往而筮之一語始往者初幽東宮時也其言曰我婦人而與于亂四事自責固已創艾交深夫母有悔過之心而子無迎母之意人子之禮缺然其忍之乎然尋於此有疑焉成十六年行父歸魯傳但云殺公子偃而未嘗云幽穆姜或曰爲成公諱也不知宣伯通於穆姜傳明言之無所爲諱也蓋刺偃之時公不忍幽其母故行父不敢遂志越二年公薨襄公僅四歲於是惟所欲爲而卒幽矣前此齊姜用其美檟定姒幾不成喪權臣心目何有幼君故死則尊夫人之名而生絕其養死則祔宣公之廟而生擯於宮夫然後使知從前之欲殺我者適以自斃也此行父之志也

此提晉悼公言辭妙從楚臣說出

下以類能而使為一篇之綱

韓厥以下從卿讓于善句抽出詳言之

總束

秦景公使士雃（苦丑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在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代荀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言諺子發不亢晉之朝晉國之德政未求與不備如）

（此當與邲之戰參看欒武等能歷數楚之刑政軍旅益各有懷心之臣互觀而國之政所以三強國而止百有餘年）

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

以伐鄭爲主分兩陝自於路是閒鄭寫諸侯之師分作門潰一敘程到師于氾點出圍鄭十分兵勢整以諸侯於不訣戰一句折衝方見知武三分四軍之

秦援、楚人侵晉、陳傑不書至十年始書之 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洩

傳惡秦也、子蠻評中、寫出晉君臣一段勵興氣象、且云事之而後可。此自爭鄭以來、齊桓之所不能得于周完者。非悼公之極盛乎、經不書伐晉。以其侵伐不足輕重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 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 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疏云行道也。甲戌、師于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 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餱乾食 歸老幼。示將久師 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荀偃曰遂

旋挺勝算

蘇云子否用此法而楚子楚病此制人于不敵首

次段是盟鄭云鄭服也情經同盟之我仍敗國輸誠長為不假不叛而誠書兩所相岐反說出一而從情沈術之首鄭何晉服只術盟鄭而還其其結約方知

國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罷也）楚人、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息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士弱）為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加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猶閒也）居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彊要鄭）使其鬼神

知武修德息師之說實中事機

通篇以知武爲主全神直注篇角

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猶委頓），無所底（至也 音旨）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于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僔予知武子之善謀也。三駕服鄭之旨，此篇挈其要領。其主腦有二：一則三分四軍，已不勞而楚自做；一則脩德息民，感以誠而鄭自服。三篇總不出此。說者謂楚莊有道氣。

夫莊但猶之雄前何道氣其唯晉悼公乎不急於勝鄭而積誠感之也其唯知武魏莊乎不忍暴骨以逞并不忍使人暴骨而有志脩德也楚莊勝晉之後曰二國暴骨曰民何安焉語語都是飾說欺人知武于未戰之前曰暴骨以逞曰我實不德語語都從心坎流出一僞一真當從本來處辨之

傳鄭服也三字是晉人告諸侯之辭其實鄭之不服晉人未嘗不知也子駟盡情發攄以洩其朝晉不禮之憤未以有禮與强兼說令晉人自悔其從前之不禮也知武明於自責始盟而退曰豈禮又曰非禮何以主盟則騑叛晉之由皆已心會或曰騑爲弑君之賊豈不懼晉人之討然彼已料及之矣荀偃依然軍帥荀罃亦同逆君豈

甚明於大義者故操縱由已而絕少顧忌也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侑準侵鄭以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次于陰口鄭地名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此傳可疑之甚○十一月師還○豈十二月五日復名諸侯伐鄭○一也○力責鄭之叛盟豈口血未乾而晉自寒之○二也○前伐行成乞盟○六卿相鄭伯並至此番行成之使寂然若非子展則子孔○且帥師拒戰反致前恭後倨○三也○是年十二月後無閏月是月無戊寅○四也○愚謂門其三門即是前篇三門事○晉原未嘗再伐○此傳得之傳聞或採之他書○欲刪

原云文章全在微札看他簡不過爲十二年字僅不爲一冠字八加許滋出武半失社映碧

去未及者。杜氏不能指出以閏月爲五日祇見其疏也。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禮送公有送道之宴晉侯不當與宴季武子不能以公成固諸非也

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十六年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疏云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非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經一則率其大數十二年而一將故如是歲暑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而後生子故君可以冠矣。

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

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爲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廟爲祧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

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

嗣云明恐背與鄭説甚故背之既云不背鄭説背之

時公年十有二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悼公銳志圖霸爲則率霸最殷故要於河上咸共勤勞相爲財聘開欵致問遂趣冠具盍兄弟親親彼此關切亦示同屬英年可以協力功名此悼公之厚意也武子説出國君冠禮因冠於衞成之廟怨見會衞兄弟並睦於晉此中便有衞者要好一層趣因霸主得亦同姓輯睦藹然行華秋杜之仁豈如楚子重之强冠蔡許二君哉而説者謂晉悼齊魯人媚晉又云恐其未冠生子背諺也

楚子伐鄭與晉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强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

可在上面唯
以下要
之錄質

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神臨之 蠲潔也 楚大夫 鄭城中里名 共王母

如晉先背盟再伐。則子孔子蟜不必以爲口血未乾而背之矣。子駟子展亦必指出晉再伐之罪。以爲從楚之由而止。言戲之盟可知。以諸侯復伐必無之事也。當陳之服晉也。楚不敢爭鄭。迨陳既朝楚。楚思得鄭。而晉復不禮於騑也。於是決意從楚。然騑殺君之賊也。舍之能取騑誅之。則內賊除而外寇弭矣。乃以軍國之事委之賊臣。殺其主張。玉帛待於二竟。何國之能爲。或曰騑當國。非易誅也。當

此悼公立伯之本是節用足[illegible]四字[illegible]云方知和波不及脩[illegible]

請之晉人乎謂後此羣公子之餘黨因尉止等而尸三卿子疑如能討賊又何須晉力哉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辭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給（足給求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陳故言）

悼公復伯

晉侯謀息民知悼謀之也魏絳是悼絕好幫手悼知絳不盡未能竟其底裏而絳之於悼則深知之故彼以此謀此即以是請纔見脩德息民不徒托之空言也傳二十七年

楚子圍宋傳云二戰而覇文之敎也此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皆全提二公一生事業作結因以見悼公繼文公之覇而衰公以下靈成景屬皆不足言

經 戊戌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解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踳云吳未閑諸夏之禮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柤楚地枝今山東嶧縣泇口○班加反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高氏曰楚與國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爲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孫解此三爲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賊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illegible][illegible]以盜爲文故下非言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

附戍無功怨請封邑見尔用大夫之稱

半不復爲告命故獨晉戍戍而不叙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杜注壽夢吳子乘服虔云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補正〕夢古莫勝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三月癸丑齊高厚高固子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傳云會吳子壽夢也見吳軍盡出、其君親臨、神、注、在、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四月九日圍

營言是一精古將上半篇是不克爲鉄下半篇差克之不武陳前國曰趁父隸叔而求紀見叔法虒編名遇其能了我拔還過有戰布巫買遇前上則扶門近輸問岸被能示父以中者出三人一學一賢之父在爲未萍出藏父生不從市林尼州二多已[illegible]

之數克。孟氏之臣秦堇父（獻子家臣○堇音謹）輦重如役（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林解〕縣之以閉攻門之士）郰人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疏云名紇字叔梁）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彌（魯人）建大車之輪而蒙（覆也）之以甲以爲櫓（大楯〔林解〕蓋以太車爲業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力○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孔疏〕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百人爲隊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偪陽人縣布以誘外勇者）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孔疏〕死而更生）而復士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

[illegible]孟獻子一
[illegible]一讚而
[illegible]人[illegible]其
[illegible]爲得
[illegible]旅詞無
[illegible]不推而紛
[illegible]諸侯之師
久于偪叫突
必知取天下
未來乎無
乃見城小
同固
語有怨辭
傳出
以諸侯之師
及晉之將帥
抵死攻猶此
深羞五日
欲金城矣
寫知武處處
[illegible]修句

故曰請班師知伯（荀罃）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傳句之斷 机几同）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之）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之成）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特謂言偪爾句）余羸老

也可重任乎（不任愛女危此反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女言以當謝取）

不克五月庚寅（月日八四）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矢躬石在）

甲午滅之（日月八）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

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

何（言見厚禮無過此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

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爲樓向戌故自樂少喜爲賢敬荀行權華生元罣早）

皆相許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商盛以子之桑林爲大護云別）

有此一段固是與前半眼照然一以見知試不僕力北做句之請一以見悼公居餘辛大樂之遂皆咪千太彖猜天子而不自知也故知武笑副之而假

事畢卑贈相乃妙絕

名或云湯禱桑林得雨遂以名樂也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蘇云魯爲享禮舞四代之樂敬舞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劉炫云諸是大饗燕得與同者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杜解魯得以禘樂待國賓則宋可以桑林享晉君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於房罷舞更去之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晉地疾晉侯疾爲卜桑林見祟見于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于宋晉侯有間閒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晉邑禮也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於霍奉妘姓之祀晉不滅姓故曰禮也周史者示有王命疏云偪陽妘姓國滅之孫歷紵第四子

此言中國而行夷俘不敢戮誅而納諸夷人皆所謂勝之不武也

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絶今復繼之(呂說)知中國自樹屠戮之恥故掩蓋其名曰夷俘技使周內史者蓋遜其尊封虔處以王命服來亦褻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生肩力世之虐非謂其合義也言堇父以力相倘子秦不茲事仲尼事仲尼以德相尚

此滅偪陽傳經于是役罪之而未嘗不原之俘人之君矜人之國罪之可誅者也因吳人犄角之勢通吳晉往來之道取偪陽歸宋以援彭城而晉不自有則情之可原者也經書滅而曰遂傳曰言自會也蓋蒙上會吳之文也偪陽之固聚列國之勇力久于城下攻之不克使楚以一軍救之偪陽雖胄矢石亦無能爲而楚所以按兵不動者以吳人之駐師爲晉援也傳處處明偪陽之固正見楚人畏吳而不敢救其發明遂字之義精矣

晉師方退楚便伐宋以其受偪陽也可知不救偪陽亦懼與師

舉云往亡不利曰我往彼亡遂克之此因反其辭以道懼者之心也姜氏可謂雄略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訾子斯反。毋音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皇戌子）帥師侵衛。楚令也。（按是時楚人已命鄭伐衛楚令也三字祇足上文杜云兼受楚命兼字殊未安）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孔疏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陵是也）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林父子）獲鄭皇耳于犬邱。

雖決意從楚。卽反覆爰盟。亦不過藉以令國人堅從楚之心耳。況伐衛之師。楚已命之。至此反以爲國病。而逡巡不前者何也。蓋明知楚命難違。故作退縮不前。使諸大夫國人皆以爲伐衛必不可緩。而後從楚之志。通國同之矣。末述定姜言。見鄭卿之謀國。不如衛之婦人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補注 伐我無不書之法。陳氏傑謂不悉書非也。楚鄭志在圍蕭。以退爲進。非實伐魯。故史不書。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天王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在其中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

楚得陳。又得鄭。蹂躪中原。烽火及于魯衛。

傳云十九年。傳大夫[illegible]鄭人。討西[illegible]之[illegible]。子礼[illegible]。子[illegible]。也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

成公九年。莒已爲楚所滅。至此滅鄫之後又復伐魯豈僻陋在夷。楚人棄而不取耶。然晉不能討。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賓之以上爵而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補注言序諸侯不同皆出伯者意。已酉、師于牛首。鄭地

此三駕之一。師于牛首、觀兵之謂。微、待、不、戰、楚。并、不、戰、鄭。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杜歷禦牛首師洮黜減損尉止獲。獲囚俘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呂說周之井田廢壞羊出可况若不曾頃商君亦不能一時盡掃○豈況域反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作亂根由遞下三干駟字見五族止總子駟一人術非有人欲代之執政何技波及子國子耳也族有六鄭撇下子展子始獨叙子國子并階殺明在于孔下君不足是也三人死書子孔知之有明其知而不言述待盜雜大夫者明謂賊皆傑能為非可徒綱虐不亦一朝而尸三[illegible]也書子

（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公子嘉）知之。故不死（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陳說稱稱書盜例）子西（公孫夏子駟子）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奔宋。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孔[illegible]子孔好專權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

西宮難國盜則子孔袖手究觀書于孔當國明子孔快心滿意也謀國後即為戮者子產勸焚之遂下屏敘字者明子孔容鬼為蟀遇子產而肝膽畢露也子孔於是喪其謀求只得什之觀融而純門之餘所由徑起也

位之次弗於聽執攻之故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
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
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眾怒難犯
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
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
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
騑立意從楚共宜討久矣尉止等欲報私讎潛通子孔揭
竿而起遂誅子駟而并及發與輒然傳不云因子孔而云
因公子之徒者葢以討賊為名也騑貴弒僖公子狐子熙
輩思討之為騑所殺其徒猶有存者故挾之以討騑暴其
弒君之惡名正言順一朝而尸三卿也經何為不以討賊

已心服晉矣、所恃推于退楚也、故其兵

予之、蓋子孔專其謀、欲當國也、五族與其事、爲私讎也、安得謂之討賊哉、但因其告命、被罪于無名位之人、以爲盜殺而已、不言大夫、杜解得之、書公子騑、猶之書騑也、否則無以屬辭矣。子產欲報父讎、不勸焚書、乘衆怒以討子孔、固易。然晉楚爭鄭之會、不堪再決、故寧置私讎于緩討而焚書、安衆、違子孔、亦挈置于衽席之上、爲國紓患、如見其心。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二年制書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欲以逼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其險要以圖絕楚敗鄭不書是伐鄭一大緊關其楚子囊救鄭于是始書經晉勤

于迎楚不過冠作陶於而不敢從晉鄭之據北所敗惟鄉武見得明況我立意敵楚此三言非其本心

河兵將遠渉先進而乎君不当錢如之役衆令先緒以爲臣矣哥步新與楚望非戀師之能孚非戰下也見其欲救鄭而不能

（天下諸侯而楚得以偏師直犯其鋒救之爲晉之男）十一月諸侯之師還（繞也與環同）正鄭而南至于陽陵（鄭地按河南許州西北）楚師不退知武子（荀罃）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水名）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按退字指晉師言晉師退楚必圍我所必不能救而猶將退也承上旣有成行四字來）不如從楚亦以退之（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發毋晉如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步謂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收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晉師伐鄭師于牛首適鄭有盜殺三卿之難而悼公按兵不動城虎牢而戍之使之來盟豈非弔災恤難之意哉夫子繫虎牢于鄭若曰此鄭之虎牢而諸侯代爲之戍也取于鄭之時即將歸于鄭也經深乎之而傳曰將歸焉可謂曲盡經義矣迨楚師至欒黶將獨進師而子蟜料其不戰隱然與下知武之言相應黶又請戰知武乃明白言之其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此十四字都從鄭臣民心腹中體出與子蟜所言更爲曉暢文字繼聲從來有也小國至此者傳大書特書以見晉君臣卓然如是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助也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也不入遂處之叔處

陳生求必于政爲晉所執乃欲爭政又欲奔晉耶

先極形篳門閨竇貧賤說篳門閨竇只備其四字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終不何啻

汪云若臨之下覓援谷要了無生趣得篳門新生出一篇妙文

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訟獄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illegible]云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旄居也共睦獎之用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至也有字○乎○且王何賴焉○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放刑放於寵○接故專主也謂寵以事刑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無篳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猶謀也之下而無直

[illegible]

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豈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于王。疏云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疏云要辭

是驕之要約卿介執答也合要者使各為要約言疏兩相謂將伯輿辭直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王

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此以王右伯輿為主。藉云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正與此應。陳生伯輿爭政，王何以右伯輿。蓋陳生之惡，史獲發之也。按周官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凡生殺予奪，皆得察其中否。陳生之貪墨，政刑皆奸，獲為史官，言於王，故王惡陳生而右伯輿也。陳生怒，非怒伯輿，怒王也。乃殺執法之士，蝟負橫之臣，政不綱矣。而陳生急欲奔晉者何也。前此王孫

蘇與毛伯召伯爭政遂殺二卿士蘇奔晉士會復之定王拱手以聽晉人之逆執朝權也豈一日哉王惡晉人是非不明又將復之故以陳生之罪告於晉晉使士匄平王室而毀爲所言政以賄成刑放於寵者與王言不爽故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不然王右伯輿士匄何由知之哉及陳生奔晉而晉終不能復使歸周嵇知陳生之惡而王怒未可平也若晉王之不能自制陳生及士匄之僭妄則[illegible]周衰象由來已舊也

#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雯業毛 昇增參
男 球 埴 校

## 襄公三

經 己亥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程鑑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林[illegible]此悼公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提出季武子恐有所歸

便有功於後氏不從一國

說伯小邾子伐鄭晉悼公三駕之三遂尊光林經此會于蕭魚鄭地鄭服諸侯會陳傳

序績公至自會以會至晉觀兵所不呈使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公孫子

也伯有。冬秦人伐晉

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注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之通謂識前謂

公徒三萬鄭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則三軍三萬有七千五百

作不知凡數成數計隸所近者魯三徒是萬三千二百

人大數皆爲四萬此可見領備公曰公徒三萬之說山孫二云家法各其民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注征賦也家各征其民所

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卿大夫今武子欲分公民已為家所屬已

穆不得自稅公取之其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分民即屬其家無所稅盡獻子其尚

乃屬之人軍稅者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在此時故云將及子子聘

侯曰稅不必耳

故毀以勢明群眾之告於衆并此自爲之爲公室故已也武子

圖謂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侯後要故盟之乃盟諸僖閎之門

以穆子之賢卑于老氏爲季所制而非視公室之分可歎也篇中並不叔及屬氏只推使半爲臣一語取之獨少其嗚咽於世[illegible]者自在言外

詛諸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以闢爾之言相要詛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孔疏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民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私乘如子庶出兵車十七衆之類分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毀坏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其乘之人率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公征疏云役謂共官力役令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徵之設利害獲賦使人民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蘇云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家則堂曰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爲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

於前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賀獲敬曰伯主不以爲訃蓋各國之強臣實陰便之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也畜馬乘之戒聖門實深爲然而公室之分身親爲之則社稷臣蓋難言哉

經書作中軍謀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皆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即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役邑之入則孟叔兩家以其五與公甚公自征於民也自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

君無軍也罪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有地有乘卽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廬舍卽懷季恩豈能舍之而就居于季如公及二家不倍征季氏安得强使之哉蓋魯自宜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廣人衆無俟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卽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寡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覩入季爲樂土區聽然而

傳云三執政皆死而晉之彌縫已乎

前篇獨出子展之謀此則前一段呼起後二段作應諸大夫與執政數爲一氣更無斯竟界

讀微云小國以德役偪聯今以[illegible]從爲爭

收人必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後此昭公欲伐季氏民
皆執冰而踞其所由來者漸矣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近也亡楚弱于晉晉
不吾疾也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言當作何
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故守疆場之吏侵犯
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罰蓋謂可以伐宋若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
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于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以欲
致諸侯

[illegible]求免[illegible]

徐退山曰晉楚鄭在子展籌劃之中

[illegible]門諸侯伐鄭[illegible]

諸大夫立意服晉然晉伐鄭不疾則楚不能避無以拒楚于是謀若何致晉之急伐也猷灼見悼公伐鄭之心非有所慮其城虎牢之心非有所利夫不以伐為可憂而轉以不急伐為可憂悼公駸駸乎仁義之師矣子展兩次之謀傳並載之以見鄭之服晉再三圖之而出于此也又以見晉侯深體其心屢盟屢叛不以為怨也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齊太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疏云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按河南尉氏縣西南有向城右還次於瑣北行而西為右還瑣今在新鄭縣北圍鄭觀示也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

厥極盛邦法 照泡觀兵而 不戢以盟即 [illegible]於鄭 范[illegible]戒十三 戒之[illegible]做防 命[illegible]也

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嚴肅謹辭令）諸侯道敝

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于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

（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疏云名山謂五嶽四鎮名川謂四瀆）

羣神羣祀（在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誅也）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蒲北反）其國家

范宣子云不慎必失諸侯蓋有咎於邢邱獻捷不禮於[illegible]

之失遂成不解之怨況當諸侯道敝之時若不加禮保無

貳心耶作者傳述之正是遙照邢邱也盟辭詳而且厲[illegible]

江云所謂寇而獸奊楚曰乞旅晉曰武師猶豹猿然

併於與王室。而鄭無一言。不比戲之盟。反過出其一番痛憤也。

楚子襄乞旅于秦。乞師旅于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傳見秦所楚之實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乞旅于秦。知楚已不敵晉矣。二國之師方至。鄭伯出逆與之伐宋。更無躊躇。所謂從匹晉又從之。從楚愈易。正叛晉愈深。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子服 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

汪云自伐蔡以來至此方一齊收拾四面了來之六能不明其先見又云伐例大旨備于被前日中取明且語欲蹤跡蓋亦急欲息肩矣

以蔡調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蔡魚下不見為介故不書。此告將服于晉告絕于楚也。又開出兩路。玉帛綏晉之德懷之。威武攝晉武功厲之。而楚人詐窮。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稱進外盟雖的志史不書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叔向也告于諸侯。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罪之功則赦其寡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出盟鄭伯。入盟晉侯。正敵國之禮。不敢一毫矜張。赦鄭囚。禮而歸之。皆深鑒於不禮于楚之失。而修禮以懷之也。然

舉絲縣應禍字而平邱之會郤不叙明不禮至于產于徵朝方補出盟平邱義在命朝聘之數不得雜入故也傳曰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或曰亦三駕而不能與楚爭耳予以爲非然也聖人之所惡于楚爲其窺伺周室而淫名以逞也爲其憑陵小國而塗炭吾民也使無城濮之戰大創楚師則蠻兵闖鼎不待旅矣然而聖人不以城濮之功高于召陵者以晉文戰而勝楚不如齊桓不戰而服楚聖人之仁也晉悼之強八卿之睦楚子囊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與楚決戰豈不有以勝之而悼以誠感未嘗戰楚并未嘗戰鄭初師于牛首繼觀兵于向再觀兵於東門合十三國之師未折一矢不戕敵一人而楚斂兵不敢爭鄭歸之

何不晉楚爭鄭三駕乃定諸侯道敝[illegible]公不思[illegible]攜惜遠之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其小賂邑勞諸侯以得[illegible]也知武不[illegible]何哉明大義

特悼公[illegible]用魏[illegible]和戎[illegible]

服晉不貳者二十四年。則其功偉矣。而必以戰勝爲功。非春秋之義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林解廣軘相偶凡十五乘。軘徒溫反。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疏云兩樂小者大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氏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傳言歌鍾二肆則有磬矣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惟云歌鍾故但歌鍾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皆縣編磬下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及其鎛磬。鎛音博。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

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遐反鎮）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以義處位）禮以行之。（禮以行）信以守之。（信以守所守）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具備乃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亢虺信五年傳戭仲戭叔戭在三寘森于盟府是司盟之府寧藏功數與策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魏莊之才識。在知武之上。知武止謀一鄭。費盡心力。而莊。

子志在得陳。則鄭不感自服。覩楚之急于陳而親于鄭。亦可見矣。知武得鄭後。亦遂無事。且未聞請命于周。其尊周之志。較桓文更微。此番三駕服鄭。絳箴之以有備。進之以義。禮。信。仁。而以殷邦來遠為究竟。推其意。不特服陳蔡服鄭。且諸小國盡欲僭豬狂肆而不受屠戮于楚。夫然後對揚天子而無媿也。今棄陳歸楚。遠方小國。皆受楚領。則君以為安乎。吾以為憂危。其病在不思耳。思則有備。備則無患。莊子灼見病根。極力規諫。所無如執鞅之泄泄也。嗟乎。以悼與鑒之明。而知絳不盡。遂使英雄展布。得半而止。君子之所以悼歎其屈于知己也。退知武卒。稍假相莊子。無孤絕口不談國事。以為諫言無益。買禍有餘。對嘗之謹之。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服晉無所救傳秦不加兵於晉二十年矣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地力的反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

前傳乞旅于秦不言乞師知秦兵之少矣然秦能皆用其少鮑先與魴戰武旁濟應鮑出其不意與之夾攻而兵敗[illegible]曰思則有備無患此亦不思而無備有患之一端也

經庚子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按山東費縣南○勅才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莒邑按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即此也蓋季孫城鄆時鄆方屬魯後復入于莒是年雖入鄆而未能有之昭元年季孫宿伐鄆則又屬魯○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子諸樊立○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得安莒國自武子乘其虛以入鄆取國魏故拉之於也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杜註〕乘勝入鄆報見伐 取其鐘以爲公盤。〔杜註〕食器也。按季氏歸地于己。而以小物歸君。

或謂經書遂者。與其能繼事也。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凡可以利國家安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十年之間。九作同盟。而三見使。我非大創。何待矣。胡氏曰專制閫外之事。以境外言之。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不敢爲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自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杜註〕臨哭也。吳始赴。○臨力禁反

〔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向其國 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 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 同族于禰廟。父廟 同族謂

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家則堂曰。楚方盛而吳能與之爲敵。有功于中國甚大。嗣子諸樊讓國于季弟札。兄弟交讓。有泰伯之遺化焉。而壽夢之所以齊其家者可見矣。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按楊梁地名。今在歸德府睢東南。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孔疏。樊光曰。古人謂姑謂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周大夫結之。結成之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王靈雖替。諸侯猶知盡禮。皆霸主之力也。

公如晉朝。曰拜士魴之辱。禮也。晉士魴聘在此年夏故公如之亦敘世之所謂禮也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莊王子午聘于秦。為夫人寧。

禮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陳傳言秦楚合

秦嬴。妹。楚有年而傳不書者。齊景與吳昏而涕泣。秦景與楚昏而得意。是秦不如齊矣。失其義。無足齒也。而必書其歸寧者。秦穆世與晉姻。城濮殺士。共獎王室。秦景棄晉即楚。締為姻好。伐鄭伐宋。無役不從。是景不如穆矣。黨惡之罪。所當誅也。傳敘一瑣事而前後系師之出皆攝其中

經

辛丑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杜註小國也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音詩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冬城防臧氏邑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註謂書勳勞于策也疏云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公朝于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徃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于廟也趙伯循訓非有亦伐何勞之有接當時者侯以善事伯主內外無虞為勞

公朝晉屢矣。何獨此書勞于廟。想見晉人誇蕭魚之功。且歸功諸侯。故公亦反而書勞

夏邿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扶邿城今濟寧州東南不祕邑不滿二千五百人伯通言之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

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竊淺根牟

邿邿貲不絕其祀趙氏曰凡得國而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

難重難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辱其國邑不有其地

誹晉曾間小國乘其亂誥為敘之因而有之書取傳曰易者乘亂而取之不勞而得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與衆共之所以與衆命之）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知罃卒故讓偃）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illegible]）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illegible]）新軍無帥（[illegible]）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illegible]）

從讓字引出善從非讓出出刑善從人反引出人刑俱作結援之詞詠歎之筆文情搖其曳致

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是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按巳上疏實子說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按承上文言宣子能讓雖欒黶弗敢違可見讓為善德人之所法也苟能法善則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此倒裝文法就大槩說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按一人謂君也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寧安也永長也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在位者稱其功以加陵也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

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或曰。宣子勢利之徒。悼公賢主。志在崇賢。退不肖。故讓之以為名。平公昏愚。凡可以封殖私門者。無不為之。然則讓善之時。豈有為國之心哉。而傳謂數世賴之者何也。曰。自說者以數世之賴及兩一人。俱指宣子。而此篇之義幾不可通。蓋知武初卒。善政猶存。前此東之蒐。三易中軍。激成欒變。正由不讓之故。而宣子初則讓中軍佐。至此又讓中軍帥。而不居。聳耳目一新。喧傳列國。以為衰世所未曾有故民以大和。諸侯遂睦也。然悼公用知罃。而伯盈用荀偃而伯瑕。假借附驥而事事有功。假借自為而種種悖謬。此

晉事之轉局也新軍無帥不立想見慎重然知魏絳之賢不握中軍之帥則悼公之用人可知故罃死而偃匄皆橫明年向之役匄抑執人於會矣又明年伐秦偃言惟余馬首是瞻矣甚而偃助術以逐君匄且逐盈以構亂矣所謂數世賴之者安在哉而其弊總由於不讓而爭傳述君子之言撤過宣子申明人臣刑善之效又言人君刑善之美一讓一爭昭然法戒蓋於晉事轉關處兩兩對舉以見自此以前爲晉王據楚之晉自此以後則爲求盟蔑女之晉也傳有餘概已　仁山謂魏絳之能不以爲帥諸卿讓善亦不之及擬諸馬謖善謀使爲將而卒敗晉悼庶幾無孔明之失愚以爲不然荀偃亂君之賊也悼公善政不終由

于悞用此人。若魏絳為司馬斬楊干之僕。上諫獵之書。和戎之議。脩德息民。救陳服鄭。悼能盡用其言。功業豈止于是哉。蓋句莊比偃。首倡棄陳。正與絳忤。絳位卑而賞厚。早為諸臣所忌。且服鄭之後。君臣晏樂。賄賂公行。而絳方規以遠大。休以憂危。為諸臣所惡聞。亦非悼公所樂聞也。此句所以不為絳。而諸臣俱未之及乎。偃句之後。繼以趙武韓起。而分晉之局已成。故晉之亡。不亡于三卿分晉之日。而亡于偃句用事之時。此興亡一大機也。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謂為君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在成十六年 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大也 多矣。君以大夫之靈。獲

有過起以 過勸楚子 何兒過子 知府結卸稱 也非 恐附以抬其 口 伍云知其謚 字指上見 請出一共字

保首領以沒于地。唯是春秋（謂祭祀）窀穸之事。（附注王君虛曰窀穸墓塚壙之稱毛晃云墓穴也杜訓為長夜謬矣。窀張倫反穸音夕）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非解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以惡謚而毀其美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楚共承莊之餘烈。蜀之盟。其欲逐逐然求鄭而以勝與用。南風不競矣。晉悼之興。非子囊持重相時。則其辱社稷而為大夫憂者。豈獨鄢陵哉。傳言子囊之善。非徒以其謀謚之忠也。晉侯服鄭。胡魏絳曰。願與子樂之。晉所以日蝓

作云謀用明
深敗用時宜

也。楚丞歸怒而深慎立師于鄢陵以屬吳臣楚康以日攝

也。楚強晉弱機在于此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吳楚構兵交。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吳天所弔恤則致亂也為明年會向傳

相從。略不書

吳人做楚。無不得志。而伐喪之役。獨為楚敗。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為時傳云此城防魯在火見致用之前當時農收未畢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閒故言書事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防武仲私邑。請畢農事。大異宿之城。費亦宿之。所不樂之。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不吉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下能循德其責微止鄭一卿謂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不偪則大臣睦愈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罪解使相牽引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同不猶愈乎。楚人歸之。逆良霄

良霄在楚三年荒淫之性早為子産窺破羈于楚適為鄭除害耳不止疾楚以固于晉也石㚟除其偪三字亟中其隱。

經 寅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邾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翟解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于會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稱人蓋欲以贄率贊侯與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疏云叔老叔肸孫故以叔為氏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錄歷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己未衛侯出奔齊不書名從告[illegible]獻公出衛人立公孫剽。○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謀解孫戚邑。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臣遜而呼二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反伐楚喪叔以屬不德數而退之者

不獲伐楚稱晉人方務楚而從事于秦勢豈能敵甯公

其謀楚句蓋設辭以拒其。伐楚之謀戎無傳實非也故將、

子、務、英、

執戎子駒支。名范宣子親數諸朝、所朝在晉氏曰來姜戎氏。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瓜州地在今燉煌以來歸

乃祖吾離被苫蓋、苫蓋白茅苫也蒙荊棘以來歸

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不使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

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明也謂我諸戎、

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

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

儒云不姿吾我乃者已失使背遂下

此則尊叙已功特作縮張

從㳄處暢起三十[illegible]勝凡從于酒之原其本末不如昔之敘

賦詩又能措所以見諸之尚

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侵不叛其與外剖分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十年

一[illegible]反於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

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掎其足也居綺反之

與晉踣偃也蒲北反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

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言常如殽時豈敢離

逷。逷遠也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

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以借惜通結
金精微督使
退餘波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言晉敬魯使經所以旅書二卿稱正齊子叔老也杜云字謨後晉以非禮媚晉而尊使輕幣則子張圖之優使重幣可知矣然則我子不能厚其幣故謹言之與、

傳志悼公之息也。知武爲師而魏絳受賞。君子之交。不相疑貳也。苟假爲師而士匄有權。小人之黨。彼此引重也。欺此會以匄主之。斯時鄭方服晉。楚不與爭。無可乘之釁矣。士匄何人哉。一告而輕言謀楚哉。特以通吳敝楚。恃爲犄角之勢。滅偪陽而楚不敢救。服鄭而楚不敢爭。與有庸焉。吳告敗而晉無所事。吳將據此爲辭。故會向之舉。名爲謀楚。豈若不知其爲伐喪而敗者。既會而伸此以貌謝吳人。傳云數吳之不德。乃晉人告諸侯之辭。匄固不敢直斥

以棺飾字

其非而應之去也嘗會執莒公子不言滅鄫侵魯而曰遏楚使之故亦以媚吳也未詳嚮友之言正以發明此會之故蓋恐吳人之為口實故以謀楚為名其實成愷悌相求樂豈真為伐楚之謀哉自此與人絕好不相盟會太差之世竟至黃池爭長是戎之愷悌依然而吳之愷悌無聞矣四字直注春秋之末

吳子諸樊（吳子乘之長子）既除喪（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得出杜預以既葬為除服之與故有是說）將立季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奔宋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王肅曰適子嗣國禮之宜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

正虎師字

報櫟原爲私憤特見傾吳遠延語爲二篇之綱備示賦詩見見彼此不言而吟此懼罵從戰國吟巳先聲

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據其室而耕乃舍之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觀後此之爭則知季札今日之讓有由然也功利攘攘之世而子臧季札獨以讓國稱其節高風千秋仰止而必爲之吹毛求疵則儒者之過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舉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故涇水名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于深則厲淺則揭言巳志在于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于伐秦按數卒七句以此先濟之功使晉侯請于天子勤之大略可知其會命諸侯貫有褒勸齊情之例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斷偃爲木偃有一遷延在內。陳錫元曰：假原皆名余馬，然則不知有國，市與人行，其實真爲注

遷延

飲華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即秦舊地）
（棫林也，今為陝西華州。）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故不從偃）下軍從之。左史謂魏
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偃）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偃謂莊子為佐，故從偃命）
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帥何以出，何以歸，偃恐軍不和，多為秦所禽）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也）
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
路。（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士鞅自秦反）
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

同一惡所
又分別情播
一稿

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士鞅也
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公孫師之子會伐秦。不書。惰也。
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于向。
書於伐秦。攝也。
之強弱事之勤惰至之先後由屬者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
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
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
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欒黶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
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傷概悼公之不振也寫晉悼只待于境一節以下無一字及之然歷寫諸侯之師寫荀偃寫欒黶寫欒鍼士鞅無一字不注到悼公蕭魚同據楚是須看主腦若但以報櫟之役再煩遊敞之諸侯則已傎也乃必欲報伐則晉侯先濟諸侯之大夫安敢不濟而已安坐乎竟是遷延之役根實倡之荀偃弑君之賊也其將中軍不協人望濟涇而次師人多死鄭子蟜先進而諸軍勉强從之便見帥師之將無不逡巡所賴元帥加意拊循猶可振其惰氣而一言僨事欒黶遂歸偃隨其後按以軍法皆可斬也夫文公之覇顛頡以違命被戮舟之僑以先歸受刑况於悼公之大事乎僕大書欒鍼之言以為晉國之恥而能恥者惟鍼一人鍼

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黶逐鞅是假與黶之弁髦其君君亦自處于弁髦也合十三國之師遷延無功職此之故末述秦伯一段所以反形晉師也師人秦竟使秦以一罪擊其惰歸則晉師將敗于棫林覩荀偃多遺秦會何可見而秦費閉關謝晉不與交鋒明年亦不報伐正與報櫟之役者大相逕庭也因以請復士鞅作結見晉道勞擾秦自安閒彼此相形得失昭然矣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于朝)日旰(晏也○古旦反)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于圃)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蘇云昭十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是敬大臣宜釋皮冠)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邑)孫蒯(文子之子)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樂宰

大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大師辭。

夫辭以為不可。

師曹〔樂人〕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林遂更猶言之也〕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子也〕於戚，而入見蘧伯玉〔蘧瑗〕，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爾造愈勝也言逐君更立未知能勝子今日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衛羣公子〕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權孫子故習之邱宮近戚地。蟜居表反〕四月己未，子展〔獻公弟〕奔齊。公如鄄〔衛地〕，使子行〔羣公子〕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尖自請和無〕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劉用聞曰公雖居鄄鄄人反嘗從徒〕

家舉射而有
才故特修貴
習孫父問之
平其類者恵
如見

言公失氏。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佗與差為孫氏逐公。佗徒河反。差初佳反。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庾公差字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設之軥車軛下曲者。軥其俱反。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已遠始與公差俱追悖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公母弟從公。及竟。拔攻猶漬。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公適母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欺也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將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按謂以暴戾之糺加於妾者加余也補正謂使之加慮兆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補注】傳不此記定姜及臧孫之言後二十六年記右率數之肯見衍不子不君宜失位按當將衛侯出奔皆春昔行數數則之命子辭及出公不得入國厚其夫人可見

細述臣對說而意實側注林父直是討姒撒又以反然首無一言

傳叙此對亦是从肺肝人全不漫恤

擁保衛邦反然百無一物

靈定姜數姒與獻皆古公使況宗歸國告廟故夢數其興健之備姜痛艾此慈毋訓誠之言非業賊罪君之群也社云時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厚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遠也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衛諾大夫曰有君不弔拔恤也謂不恤盤臣有臣不敏不達事也君拔命謂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林盤爲君之事盈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衛大夫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悲其不逮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加者來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食右宰穀衛大夫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此一節正今寫孫宿必見討陳今作吁人以反照臧之賢

外使另唱反照并無一人

以其從君、救、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附注言已初從君出今自懷焉不復以蕞事爲訟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蕞爾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匹妙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聽罰之命。會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歸仲。宿魚變反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林

前牽爲輓後送曰推。輓音晚推他回反

傳于衛定公卒。大晉林父善交晉大夫。則與偃何爲棄。早爲是傳張本。日旰不召、不釋皮冠二事、過之小者。不聞進規之言。而勃然遽怒。斯時尚有君臣之誼哉。公復有意激

之而言子諫先矣然天經地義不可沒也故以伯玉之言折轉而林父之罪定公使子蟜以下逆刃四公子尹庚二人頗識師生則知天澤非丁公一矢之遺公幾及矣淫刑痛毒無所不為然公不自取離敢奸之而公之罪非衛國臣民所敢言故以母夫人之言折轉而公之罪亦定寗殖詔其子曰吾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又曾叔孫昭子謂意如曰子以出君成名則史策所書必曰出君而夫子易為自矜自遜之詞蓋審其致此之由以為君當脩德以禮取下毋使人阿倒持以自及也豈怨賊臣哉盜賊之皆制無待言也　大叔儀守子展子鮮從公隣國大夫私議而俱不以討賊之職望之賢者何也知今日之

何云悼公附廢新軍而不敢苟于人人之中衆其賢者為卿于此六卿之長尤不可苟矣觀其所舍非之功固然丨之克保從新非以決佐下軍而已亦不如文公之用原軫也

晉非復圍彭城討魚石之比乃假句得志之齊也林父早有以御之矣不然晉人何褎如充耳哉傳極力寫伯玉太叔儀子展子鮮見衛尚有人奈何曰觀其出君立君而無人過問皆晉人陰縱之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孔疏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春秋之世無伯必不為國而置六軍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帥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晉初一軍後為二軍文公之世為三軍後稱為六軍儼然天子矣傳但將星叙去不設一辭至此舍新軍而後三軍

汪云衰私而義正

之舊。然後始出天子之制。極稱其有禮。而從前之非禮可見。然晉之舍新軍。非以僭天子之制故也。以新軍無帥耳。

上斷下敘。無限感慨。

師曠（晉樂大夫子野）侍於晉侯。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解其僭。言倩）則君可出矣。（稱述二語太甚。樂師殆將不得其死。衆風刺非物。大夫比故危者下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

失節之夫求自賊一

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聞善師曠此論足以總偪君必與孟子紂為獨夫

君爲寇讎（同意。從子用反本或作讎）

悼公以出君爲巳甚。固將爲討賊之師也。師曠素有賢名。故以此相訪。而不意受荀偃之屬也。然爲人君言之實足爲座右之銘。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吳險阨之道）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疑〕蓋楚深讎吳者。以吳爲中國援。而楚不能進也。淵康之謀。尤出共之上。可畏哉。）

庸浦之役。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故以三覆敗吳。棠之役。吳人不出。子囊又以吳爲不能而弗儆也。故要擊而敗楚。敗、勝、正是一轍。

王使劉定公（劉夏。傳稱其謚。）賜齊侯命（將昏于齊故也）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附注）（胙猶無克胙國）（之胙，謂世胙太師之業，以表正東海也。）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繼也）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因晉而加寵錫）

齊霸是時方欲抗晉爭霸如狗齊意當以桓公九合之勳相屬乃不勉以創霸之桓公而但舉以始封之太公隱然見盟主有入守太公侯服敬承王命則可以無過何替[illegible]字過分傳辭書其文亦以襃周辭命猶見天朝典則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

不討已矣而
定之弒矣

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湯左相）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冬會於戚謀定衛也（王貫道曰合列國于林父私邑抑君而臣是助曰抄春會于向者大半不至可見人心以為不義矣自此剽弒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

荀偃弒君之賊國人未討者也如君臣之義明討賊之聲著則禍必及巳夫魯聲仲遂之罪在十八年以後鄭斷歸生之棺于身死之時况悼公英主也十四齡即位能逐不臣者七人何有于偃故凡言討賊即為寒心觀後首隊之變可見其于衛事先使曠言之而已定其從所以堅公之信勝以理言此以勢言[illegible]並列此兩節以著荀偃之孫悍公之聞趙東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弒君君無道之刻則誣

將云想望二
郡此湖師名
蘊錄他洞

也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疏云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道車載旞斿車載旌鄭註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傳言羽毛齊人攻之負齊于是加兵于魯）

羽毛微物而此年宣子假于齊定四年晉人假于鄭疏謂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非也蓋以此為名而索賂耳遂至失與國之好為平陰之師士匄之舜可勝誅乎匄卑荀偃不及魏絳之直不與己比而偃之懲實與己同可知會戚定衛孫氏之賂並入於匄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楚司馬公子午代子囊為令尹）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城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謂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于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吾于楚得知幾之士二人焉一爲子文一爲子囊子文召陵受盟而成齊桓九合之功子囊不與爭鄭而成晉悼三駕之烈皆知彼知此愛國恤民故傳並以爲忠然子文猶夏自肥囊唯少挫于吳觀其以知過爲共則痛惜于鄭陳之殘民也以城郢告子庚不欲其爭中國也殆高出子文一籌其君將死以爲辱社稷其臣將死不忘衛社稷楚安得不強

讀左補義卷二十六終